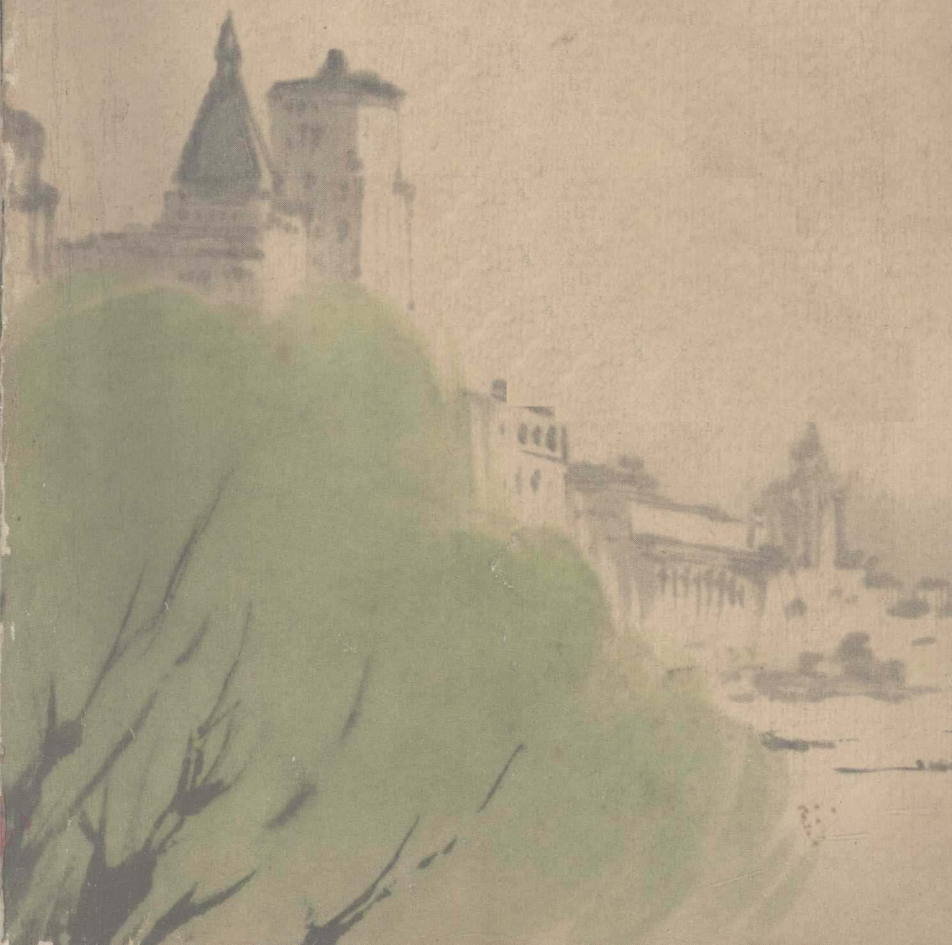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

周而复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二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部长篇主要反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下和平改造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中国工人阶级不断成长和壮大的历程。通过这一主线辐射出我国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的大变化。许多人在这个大变化里经历了革命熔炉的严峻的锻炼，旧的思想旧的事物被革命的火焰无情地彻底地烧毁，新的思想新的人物在不断涌现。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这个人类伟大的理想，在我国已经不再是理想，而是光辉灿烂的现实。

全书将分部陆续出版。

装帧、插图：华三川

上 海 的 早 晨 (第二部)

· 书号 1668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38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frac{1}{4}$ 插页 11

196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15000册 定价(3) 1.9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朱延年把信往抽屜里一放，咋的一声关起抽屜，气生生地说：

“知道啦。”

他说完话，低下头去看平摊在玻璃板上的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把童进冷清清地扔在一旁。童进站在他的写字枱前面纹风不动，一对眼睛出神地注视着他。童进的眼光里流露出不满的神情，紧闭着嘴，努力压制内心激动的感情。等了一会儿，童进见他还不抬起头来，仿佛忘记自己站在那儿，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说话，声音却很轻：

“朱经理，这是戴俊杰、王士深两位同志的来信啊。”

“你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朱延年仍旧没有抬起头来。

“你答应寄到朝鲜去的货，要早点寄去。志愿军不比别的机关迟几天不要紧，这些救急用的药早寄去一天，可以早救活几个最可爱的人。他们在前线流血打美国鬼子，我们没有别的支援，应该把货早点配齐寄去。他们催过两次，这次不能再不寄了。”

朱延年听童进理直气壮一个劲在讲，简直制止不住。他把福佑药房的总结书和计划书拿起，然后用力往写字枱上一掷：

“我有要紧的事在办，尽在这儿罗哩罗嗦的干什么？”朱延年从抽屜里把那封信取出来，对着童进说，“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美国的飞机在朝鲜天天轰炸，志愿军躲也无处躲，藏也无处

藏。从后方送到前綫的給养彈药百分之五六十都給炸毀了，真正送到志願軍的手里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們現在怎么能寄药？”

“正是因为这样，我們的药更要寄。后方的彈药送到前綫很困难，前綫更需要彈药。戴俊杰說，前綫只要有药，就可以多救活几个志願軍。他們临走的时候，不是希望我們早点把药寄去嗎？”

“有药，当然可以治病，这还用你說，誰都知道的事。可是送不到前綫有什么办法？”朱延年見童进一本正經地在坚持，他不好再发脾气。为了緩和一下童进的情緒，他放下笑臉，嘻着嘴說：“药当然是要寄的，別說是志願軍的，就是一般客戶也要寄的。你年紀还青，你不懂得。我們办事要讲究效果。这几天报上登着美国飞机轰炸朝鮮很厉害，現在把药寄去也沒有用。我們对志願軍同志要負責，不能乱寄。寄丢了怎办？过一陣再說吧。”

童进給朱延年这么一說，心眼儿动了。他觉得朱經理究竟和自己不同：年紀大，社会經驗丰富，看事情有远見，办事情牢靠。他的不滿的情緒漸漸消逝，反而感到剛才对朱經理頂撞有些不妥当。但他还是关心这批药什么时候能够寄出，等了一会儿，对朱延年輕声地問道：

“那么，什么时候寄出才好呢？朱經理。”

“这个么，”朱經理象煞有介事地用右手的食指敲一敲太阳穴，在凝神思考。他心里想：別瞧不起福佑药房的伙計們，就連童进，解放以后也和以前不同了啊。虽然朱延年几句話把他說得不再坚持要馬上寄药，可是对寄药这件事却一絲一毫也不放松。志願軍好象是他的亲娘老子，比对什么人都关怀。朱延年暗中瞟了他一眼：他站在那儿，沒有馬上离开的模样。半晌，朱

延年信口說道：“等前方平靜一点儿再說吧。”

“咦？”童進內心里打了一個問號：怎麼朱經理說得好好的，忽然又改變了口氣呢？他懷疑地望了朱經理一眼：

“太慢了不好吧？”

“當然不能太慢。”

“那麼，什麼時候進貨呢？給志願軍寄的藥品，庫房里都沒有，應該早點進貨。等美國飛機一不轰炸朝鮮，就寄去。朱經理，是不是今天就進貨？”

朱延年把眉頭一皺，顯出很不耐煩的神情，說：

“我知道了，別囉哩囉索的，去吧。”

童進沒有給攆走，還是站在朱延年的面前。他要問出一個結果來：

“志願軍的信怎麼答复呢？”

“等一等再復。”

童進回想起王士深在店里講的漢江兩岸阻擊戰的英勇故事，他懷念著志願軍的同志象是懷念著自己的親人一樣。他認為今天催朱經理寄藥是他的神聖的職責，有一股力量支持他和朱經理交涉。朱經理的態度叫童進十分激動，他話也講不大清楚，斷斷續續地說：

“這，……這怎麼，……可以呢？朱，……朱經理。”

朱經理覺得童進胆敢在他面前放肆，怒不可遏，霍的站了起來，瞪了童進一眼：

“為什麼不可以？”

“志願軍來信催寄藥，我們應該答复他們。”

“剛才不是告訴你美國飛機天天轰炸嗎？復信寄去，一定給炸啦。”

“那么，我們就不复了嗎？”

“复，当然要复的，不过，也要等前方平靜一点儿。”朱延年心里想，說不定戴俊杰、王士深早給美国飞机炸死了，誰知道他們向福佑药房訂过貨呢？給志願軍办貨，我是有把握的。干脆不寄，給祖国节省一点药品！

童进焦急地說：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打仗的事很难說，我怎么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今天先复一封不好嗎？”

朱延年恼羞成怒，干脆不答理童进，大声喝道：

“这是我的事，你別管。別在我这儿吵吵鬧鬧的，我还有要紧的事情呢。你給我滾出去！”

童进仍然站在那儿沒动。他想起昨天苏北行署卫生处張科长也来信催貨，气憤不平地又說道：

“張科长也来信催貨，……”

“我知道。”

“朝鮮有战事，苏北可沒有战事。过了这么多日子，为什么还不給他配齐？”

朱延年給童进問得沒有話說，狠狠瞪了他一眼，走上去抓住他的胳膊，向經理办公室門外一推：

“滾！”

药厂也犹豫好久，想了又想，才下了决心；为了調头寸，又耽擱了一些时候。馬慕韓說得好，他是办棉紡厂的，对西药业外行，精力照顾不过来。这也是实情。想到这儿，朱延年的臉上有了笑紋，对自己說：得等待一些时候。

过了一会儿，仿佛已經等待了很久，他有点不耐煩了。他希望福佑药房馬上很快地发展起来，想四面八方伸出手去，把能够弄到手的手寸都集中在朱延年的名下，先給自己买辆小轎車。什么牌子呢？倍克不錯，又大又稳又气派，但是价錢不含糊，怕要两三个亿；还是节省一点，那么，小奧斯汀，也不錯，几千万就差不多了，就是太寒儉。福佑药房的总經理怎么坐小奧斯汀，跟着馬慕韓、徐义德他們一道往来也不象个样子。頂合适是雪佛萊，不大不小，样子也不錯，虽說是屬於二等貨色，坐出去也不算寒儉，在市內跑跑不錯的。要是节省点，还可以弄一部八成新的雪佛萊，那更划算。朱延年似乎已經坐在自己的雪佛萊的小轎車里，他要司机先在汉口路四馬路兜个圈子，开慢一点，好让同业中的人首先知道朱延年的黄金时代又到了。可惜同业中沒有一個人站在門口等候朱延年的汽車經過。他又想了一个办法，坐車子去登門拜訪，把車子就停在你門口，你們不得不看一下吧。或者，朱延年出面請一次客，派自己的雪佛萊去接送客人，那还不馬上傳遍西药业嗎？这一傳，工商联的那些巨头們馬上就会知道。他們如果不知道，只要坐着雪佛萊去出席一次星二聚餐会就得了。

窗外不时傳來汽車的喇叭声，朱延年这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並沒有坐在雪佛萊里，而是坐在他的小小的办公室里。他怪那些人太不够朋友，为什么收到福佑药房的总结書和計劃書到現在还不給一个答复呢？即使不立刻确定认股多少，也可以先表

示一下态度啊。什么原因一点消息沒有呢？是不是总结书和计划书写的不好呢？也許是吧。他半信半疑。他回过头来一看：办公室里黑烏烏的，伸手去掀亮了写字枱上的枱灯，打开总结书和计划书仔細地从新审阅，第一頁前言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本书所述各点，在总结方面者，均系过去业务上之实际情况，具体切实，必要时并列表说明。在计划方面，均为即将执行或部分已开始执行者，今后本药房业务上之发展，大体根据本书指明之方针。

这一段話并无漏洞，而且說得既恳切又肯定。为什么还得不到那些朋友的信任呢？他找不出道理来。他把总结书和计划书又仔細审阅了一番，自己仍然认为写的不錯，文字上也无懈可击。他断定是由于那些朋友对新兴的人民的医药事业缺乏高度的热忱，因此，对福佑药房的发展不积极。朱延年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医药事业服务，他不能让朋友們对人民的医药事业缺乏高度的热忱。他要帮助朋友了解和贊助这个人民的医药事业。帮助誰呢？他对着宝綠色的枱灯发楞：在他眼前隱隱約約的出現了各种面影：柳惠光的，韓工程师的，徐义德的，馬慕韓的……“对！”他对自己說，“首先催馬慕韓，那天他的态度并不坚决，多少有点苗头。一个大工业家投福佑一点資算什么，就說是办紗厂沒有時間兼顧西药，那么，认几股玩玩票儿也沒什么。朱延年和徐义德的亲戚关系馬慕韓不是不知道，不看僧面看佛面，多少总得应付一下。”他越說越有道理，右手伸出去，抓过电话听筒就想給馬慕韓打电话，旋即一想：当面一催，說僵了，反而不好。不如先写封信去，說得恳切一点，有个迴旋的余地，不行，再当面谈。这比較稳当。他打开抽屉取出福佑药房的漂亮的洋信紙信封，用自来水笔在上面写道：

慕韓總經理先生大鑒上次在姊夫徐義德兄處奉上福佑藥房總結書與計劃書諒邀青睞承蒙俯允贊助小號不勝感激之至吾兄擬認股若干敬請早日示知以便趨前聆教共議大事……

他寫好信封，貼上郵票，想早點發出去，就站起來，走出辦公室。外邊各部的伙計都走了，只有童進一個人獨自留在那兒。他背靠着欄杆，面對着牆壁出神。牆壁上挂着蘇北行署衛生處送的大紅賀幛，緊靠這幅賀幛挂着福佑藥房全體同仁歡迎中國人民志願軍戴俊杰、王士深兩同志因公回國攝影紀念的照片。早一會兒童進在經理室碰了一鼻子灰，給朱延年趕了出來。他有一肚子的悶氣沒地方吐，也不敢吐。他，童進，福佑藥房的一名小伙計，一家人就靠他每月領取福佑的薪水養活。朱延年呢，是福佑藥房的大老板。他的一句話就是一條法律。他一高興，馬上可以提升你，加你的薪水；要是不高興，那立刻就可以叫你滾出福佑藥房。童進心裡實在不服氣。他肚子裡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燃燒，仿佛他一張嘴，裡面就有一股火要噴出來似的。等到同事們看出他臉色氣得鐵青，料想一定出了什麼事，低聲小語問他，他又不不得不按捺住心頭憤怒的火焰，微微搖搖頭，說沒有什麼。既然童進不言聲，大家也不便追問下去，都去忙手裡的事了。

童進心裡怎麼也平靜不下來。他拿起賬簿和傳票看，只是一些數目字在眼前跳動，究竟多少，怎麼也看不清楚。他平時閑下來不做事，給朱經理瞅到要挨罵的，何況是今天哩。他的兩只眼睛盯着賬簿。說他閑着吧，他面前攤開了賬簿和傳票，說他在做事呢，他實在閑着。

夏世富從側面看出了苗頭。這位外勤部長不僅對福佑藥房

往来客户的底細一清二楚，就是福佑药房的内部人事关系和朱經理肚里的妙計，他也明白。童进垂头丧气地从經理室出来，他就很注意，童进沒有回答大家关怀的詢問，更叫他注意。他并不是对童进特別关心，也不想帮助童进解决什么问题，主要因为他有事要找朱經理。他想从童进那儿了解一下朱經理情緒。如果碰到朱經理的气头上，那会对自己也捎带几句，甚至坏了事。遇到这样的時候，宁可慢一点再去談。夏世富見童进不肯說出剛才在經理室的情形，估計一定有复杂的原因，不好再大声問他，便伏在童进的写字枱旁边，显出特別关怀样子，小聲地問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啊？”

童进发现夏世富在面前，仿佛窺出他的心事。他感到突然，眼睛一楞，半晌，才想起要回答夏世富的問題，慢吞吞地說：

“没有什么。”

“你同我还見外嗎？我們哥儿俩，有什么話不好談？告訴我，童进，有什么事，我也好帮帮忙。”

童进想起朱經理的无理的言詞，他叹了一口气，說：

“没有什么忙好帮。”

“那么，是什么事呢？你讲嚟，有話放在肚里也怪悶的，讲出来让大家知道知道也好。我看朱經理这两天臉色不好，老是皺着眉头，好象有什么心思。他为什么罵你呢？是不是因为到期支票的事？”

童进摇摇头。

“是催貨的事？”

童进沒有吭声，也沒有摇头。夏世富一看这情形就料到大体是这么回事儿，便追下去問：

“是哪一笔？”

童进沒有搭腔。

“你說呀，我还不清楚这些事嗎？我也为这些事受气，两面不討好：不发貨，客戶罵我；催發貨，又要挨老板的罵。”

“是呀！”童进听了夏世富同情自己的話，感激地望了他一眼。

“你說是哪一笔？”夏世富一点儿也不放松，又追問。

童进望望前后左右的人，沒一个在看他們两个。他吞吞吐吐地說：

“戴……俊杰……他們……”

“是志願軍的？那数目不小啊。”夏世富貼着童进的耳朵輕輕地說，“这一陣子朱經理在設法募股，沒有一点消息，哪儿有錢配这些貨？你去的不是时候啊。”

“也不是我要去的，是戴俊杰他們写信来催的。我也是为了福佑好，志願軍办的貨不配齐，查出来不好，……我是好心好意……他把我赶了出来……”

“啊哟，今天朱經理的脾气可不小……”夏世富希望要了解的情况已經知道了，他決定自己今天不找朱經理，安慰童进道，“我們端了人家的飯碗，就得服人家的管。受点气，只好忍着点吧。”

童进还是想不通自己好心好意为什么要挨罵，朝鮮前綫等着药品救命，不把貨发齐，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他感到自己有一肚子的委屈，剛才悶在肚里，給夏世富几次三番追問，慢慢流露出来。他听到夏世富安慰的話，眼睛不禁发紅，眼眶有点潤湿了。

“別生气了，还是好好做事吧。你知道朱經理的脾气，过一陣也就算了。”夏世富生怕留在店里会有什么事挨到他身上，打

定主意出去溜一趟，对童进說，“我到客戶們那儿去轉轉……”

“好。”童进揉揉眼睛，低低应了一声。

吃过晚飯，店員們陸續散去，只是童进一个人留了下来。他象是发痴一般，背靠着栏杆，一个勁对着那張照片望，心里觉得不立刻把药品配齐寄到朝鮮前綫，就对不起戴俊杰和王士深。

朱延年看到童进一个人留在那儿瞅着和志願軍拍的照片，他馬上想起早几天陈市长在天蟾大舞台所做的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剛才他那样对付童进，既不妥当，也不是时候。童进知道不少朱延年的秘密啊。他在經理室門口站了一会儿，后悔剛才不該得罪童进，要想法挽回。他打定主意，走过去，輕描淡写地随便問道：

“他們都走了嗎？童进。”

童进轉过臉来，面对着朱經理，不高兴地低着头，应了一声：“唔。”

“究竟是童进好，无事不出去乱跑，对福佑药房的事特別关心。店里每一个人都象你这样，我們福佑发展的会更快；我在外面奔走也更放心。”

童进听朱經理这几句話有点莫名其妙，怎么和早一会儿的口吻完全两样呢？他微微抬起头来，怀疑地覷了朱經理一眼。朱經理嘴角上露出了笑紋，向他走来：

“童进，你說的对，志願軍的药品要早点配齐发去。明天要庫房里查查，还缺什么貨，最近要想法配齐，等前方平靜一点儿，馬上赶紧寄去。”

童进听了这話，从心眼里高兴了，也笑哪：

“好。”

“信也應該复。你拟个稿子，就說貨不久寄去。”

“那我現在就起草……”

“你写吧，明天我看了再寄。”

朱經理心里在盘算怎样把童进这一批人完全抓在自己的手里，去应付那銳不可当的暴風雨一般的五反运动。他皮笑肉不笑，亲热地說：

“童进，你給我通知夏世富他們，明天下午四点钟，到我家里坐坐，我有話和大家談談。”

童进点点头。朱經理迈起得意的步子豪豪地走出去了。

三

一股濃烈的咖啡的香味飄進客堂里，接着是茶杯茶碟碰擊的响声。娘姨托着茶盤走進客堂，在每一位客人面前放下一杯咖啡。馬麗琳手里端着一大玻璃盤子的奶油蛋糕走進來，放在客堂當中的紅木八仙桌上，自己在下沿空位上坐了下來。

朱延年站了起來，用刀把一塊圓圓的奶油蛋糕從中剖開，切成八小塊，用叉子親自叉一塊送到童進面前的空碟子里，笑嘻嘻地說：

“這蛋糕不錯，你尝尝。”

童進望着朱延年叉叉蛋糕送給叶積善他們……最後送了一塊給馬麗琳，說：

“麗琳，你今天忙着招待客人，可累了，酬勞你一塊！”

“你自己呢？”

朱延年面前的碟子還是空的。

“也來一塊。”馬麗琳叉了一塊放到朱延年面前的空碟子里。

朱延年感激地說：

“謝謝。”

童進心里非常納悶。他不知道朱延年今天為什麼這麼和氣，滿臉笑容，究竟要和他們談什麼。他望着油膩的奶油蛋糕想吃，卻又沒有心思吃，只是用小茶勺不斷地調勻咖啡里的糖，也不喝。朱延年雖然望着大家，但是對童進特別注意：

“最近賬面上怎么样？”

一提到賬，童進就愁眉苦臉，担忧地說：

“总是軋不平。還有六天又有兩張期票到期了，一共兩億三，頭寸實在太緊。經理，天天過三十晚上，也不是一個辦法啊。”

朱延年是在風里來雨里去的人，經過大風浪，見過大場面，這點小事情哪里會放在他的心上。他毫不在乎，很有把握地說：

“只是兩億三嗎？”

“這數字也不算小了，我們福佑存底很薄，靠福佑本身是沒有什麼辦法的呀。”童進說。

“數字也不算怎麼大……”

夏世富見童進幾句話並沒有引起朱延年的注意，料想他大概又有什麼妙計，便巴結地湊合兩句：

“是的，這數字不算大。不過，就是再大一點，只要朱經理到市面上活動活動，也沒什麼，完全可以應付的。是吧，亞賓。”

夏亞賓點點頭。

“那也不見得，”每逢有人恭維的時候，朱延年總是表現得特別謙虛，臉上卻露出自滿的情緒，說，“不過承同行瞧的起，福佑的信用也不壞，軋個兩三億頭寸並不十分困難。”

童進沒有夏世富那樣世故。他心里有什麼話不講出來就不舒服。他望着熱騰騰的咖啡，發愁地說：

“軋頭寸雖說比過去容易，老是拆東牆補西牆也不是個辦法。陰天背蓑衣，越背越重。不說別的，就是利息一項，我們福佑也吃不消啊。”

在平時，朱延年早該瞪起兩只眼睛，張嘴罵童進了。今天却很奇怪，不但心平氣和，而且稱贊童進：

“你說的對。我們現在經營的政策方針還值得研究。生意比從前做大了，利潤也很厚，門面也撐開了，福佑這塊牌子在市面上打響了，就是缺少資金。因為資金不夠，周轉不靈，就得軋頭寸。過去我們找客戶拉生意，現在客戶找上門來，生意還可以往大里做，就是缺乏資金，放不開手。現在我整天想心思，不是動別的腦筋，只是在資金上轉念頭。福佑藥房的總結書和計劃書送出去，工商界的巨頭們都願意幫助，加入几股是不成問題的。他們考慮的是加入多少股。所以，現在還沒有人來認股。這一炮打響了，以後在資金上就不發愁了。”他接着說，“另外，還有一批港貨：廿五架計算機，十架顯微鏡，十只小型X光機，此外，還有一大批試藥。我已經預付了四億訂貨款，貨到了，多的不說，可以賺上二三十個億。我要想辦法把貨取回來。必要的時候，我親自去一趟。取回港貨，付了銀行的欠款，不再拉東扯西，賬面不但可以軋平，盈餘還會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

童進天真地關懷地問：

“真的這樣？”

“當然是真的。那時候，用不着我朱延年跑到別人面前去軋頭寸，別人要跑到福佑來求情，要我幫幫他們的忙。患難之中見朋友。我不會給人太難看，只要手頭寬裕，軋點頭寸，我一定答應的。那時候，希望你們的手也松一點。”朱延年望了大家一眼。

夏世富接上去說：

“我沒問題。我知道軋頭寸的苦處的。”

“你，我知道。”朱延年轉過來望着童進，說：“主要是你。”

“只要經理同意，我照付。”

“那就好了……”

朱延年話沒說完，馬麗琳用勺子敲了敲咖啡杯子，笑嘻嘻